

後漢書



列傳第三十三

范曄

後漢書四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注

朱暉

孫穆

樂恢

何敞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

東觀記曰其先
宋微子之後也

以國氏姓周衰諸侯滅宋葬
碑易姓爲朱後徙于宛也

家世衣冠暉

早孤有氣決年十三王莽敗天下亂與

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入宛城

東觀記曰暉
外祖父孔休

以德行稱
於代也道遇羣賊白刃劫諸婦女略

奪衣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

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耳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內刀遂捨之而去初光武與暉父岑俱學長安有舊故及即位求問岑時已卒乃召暉拜爲郎暉尋以病去卒業於太學性矜嚴進止必以禮諸儒稱其高永平初顯宗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復遣家丞致禮續漢志曰諸侯家丞秩三百石暉遂閉門不受就聞歎

曰志士也勿奪其節後爲郡吏太守阮況

嘗欲市暉牛暉不從

東觀記曰暉爲掾督郵況當歸女欲買暉婢暉不敢

與後況卒暉送其家金三斤

及況卒暉乃厚贈送其家人

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求於我所以不敢聞命誠恐以財貨汚君今而相送明吾

非有愛也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

甚禮敬焉正月朔旦蒼當入賀故事少府

給璧是時陰就爲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

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掾

屬曰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即往
給之曰給欺也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試請觀

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奉之於蒼主

簿大驚遽以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

更以它璧朝蒼旣罷召暉謂曰屬者掾自

視孰與藺相如

屬向也與猶如也史記曰藺相如趙人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之趙王使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無意償趙城相如乃前曰璧有瑕願指

示王相如因持璧郤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臣觀大王無賞趙城色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今頭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

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璧破乃謝之

帝聞壯之及

當幸長安欲嚴宿衛故以暉爲衛士令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槩有所拔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爲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即時僵仆

僵僵仆
踣也

吏人畏愛爲之歌

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惠

東觀記曰建武十六年四方牛大疫臨淮獨不鄰郡人多牽牛入界

數年坐法免

東觀

記曰坐考長吏曰暉剛於爲吏見忌於上所在死獄中州奏免官暉剛於爲吏見忌於上所在

多被劾自去臨淮屏居野澤布衣蔬食不與

邑里通鄉黨譏其介

介特也言不與衆同

建初中南陽大

飢米石千餘暉盡散其家資以分宗里故
舊之貧羸者鄉族皆歸焉初暉同縣張堪
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
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
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
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
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平生
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已
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以堪先託妻子心已許之故信於心也暉

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
暉常哀之及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
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虞嘆息遂召之
其義烈若此元和中肅宗巡狩告南陽太
守問暉起居召拜爲尚書僕射歲中遷太
山太守暉上疏乞留中詔許之因上便宜
陳密事深見嘉納詔報曰補公家之闕詩曰
哀職有闕仲山甫補之不累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
也俗吏苟合阿意面從進無謇謇之志郤

無退思之念

易蹇卦艮下坎上艮爲山坎爲水
山上有水蹇難之象也六二爻上

應於五五爲君位二宜爲臣也居儉難之時履當其位不以五在難私身遠害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補過

孝經曰退思
蹇與蹇通

患之甚久惟今所言適我

願也生其勉之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

經常也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

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爲租以

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

不須官可自鬻

前書曰因官器作鬻
鹽音義曰鬻古煮字

又宜因

交趾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其利

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

武帝作均輸法謂州郡所出租賦并雇運

之直官總取之市其土地所出之物官自轉輸於京謂之均輸

於是詔諸尚

書通議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爲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祿食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卒以林等言爲然得

暉重議因發怒竊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
獄三日詔敕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
無愆詔書過耳黃髮老稱謂朱暉也何故自繫暉因稱

黃髮老稱謂朱暉也

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

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
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
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
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
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

直事郎謂署
郎當次直者

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

復賜錢十萬布百匹衣十領後遷爲尚書
令以老病乞身拜騎都尉賜錢二十萬和
帝即位竇憲北征匈奴暉復上疏諫頃之
病卒

華嶠書曰暉年五十失妻昆弟欲爲繼室暉
歎曰時俗希不以後妻敗家者遂不復娶也

子頡修儒術安帝時至陳相頡子穆

穆字公叔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
不飲食差乃復常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

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隊阤岸其父

常以爲專愚幾不知數馬足

幾音近衣反前書曰石慶爲太

僕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言穆用心專愚更甚也

穆愈更精篤

初舉孝廉

謝承書曰穆少有英才學明五經性矜嚴疾惡不文非類年二十爲郡督郵迎

太守見穆曰君年少爲督郵因疾執爲有令德穆答曰郡中瞻望明府謂如仲尼非顏回不敢以迎孔子更問風俗人物太守甚奇之曰僕非仲尼督郵可謂顏回也遂歷職股肱舉孝廉也

順帝

末江淮盜賊羣起州郡不能禁或說大將軍梁冀曰朱公叔兼資文武海內奇士若以爲謀主賊不足平也冀亦素聞穆名乃

辟之使典兵事甚見親任及

淵聖御名

帝即位順

烈太后臨朝穆以異執地親重望有以扶

持王室因推災異奏記以勸戒異曰穆伏

念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

歷法太歲在丁壬歲

德在北宮太歲在亥卯未歲
刑亦在北宮故合於乾位也

易經龍戰之會其

文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易坤卦上六象詞也以爻居上六故

云其道窮也王弼注云陰之爲道卑順不逆乃全其美盛而不已固陽之地陽所不堪故戰于野

謂

陽道將勝而陰道負也今年九月天氣鬱冒五位四候連失正氣此互相明也夫善

道屬陽惡道屬陰若修正守陽摧折惡類
則福從之矣穆每事不逮所好唯學傳受
於師時有可試願將軍少察愚言申納諸
儒申重也而親其忠正絕其姑息姑且也息安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也專心公朝割除
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夫人君不可不
學當以天地順道漸漬其心宜爲皇帝選
置師傅及侍講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
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

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今年夏月暉
房星明年當有小厄宜急誅姦臣爲天下
所怨毒者以塞災咎議郎大夫之位本以
式序儒術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
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又薦种暉
驥巴等而明年嚴鮒謀立清河王蒜又黃
龍二見沛國異無術學遂以穆龍戰之言
爲應於是請暉爲從事中郎薦巴爲議郎
舉穆高第爲侍御史續漢書曰穆舉高第拜侍
御史相帝臨辭雍行禮畢